

沙岗银泉

沙岗银泉



236.37

热卖佳品

沙 岗 银 泉

单出头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街 14—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制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8 · 印张 14/16 · 字数 28,000
1975 年 8 月第 1 版 197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6,000

统一书号：10093·85 定价：0.09 元

目 录

沙岗银泉	肇源县	王育才(1)
瑞雪红梅	明水县	马国良(9)
战马奔腾	绥化县	李 涵(16)
双喜临门	青冈县	赵鸿志(21)
江湾风浪	岳德清	王文儒(28)

沙 岗 银 泉

肇源县 王育才

朝霞朵朵绕山头，
清水淙淙漫山流，
玉秋我拎锨渠上走，
丰收美景眼底收：
新修的大寨田中——
高粱象喝醉酒，
人造的平原地上——
谷穗笑点头。
马达声声如雷吼，
机井哗哗似流油。
眼望机井思往事，
桩桩件件涌心头……
文化革命风雷骤，
战鼓声声震九洲。
玉秋我按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造了反，
斗倒了钻进党里的蜕化变质分子沙达舟——
外号沙大倭，也叫沙泥鳅。
夺权后社员选我当生产队的二把手，
我也决心为大伙带好头。

这一夜月朗星稀钟声震宇宙，
社员们开大会讨论要革命、生产双丰收！
玉秋我在会上精神抖擞把话讲，
老支书把那鼓励的目光投。
我说咱队黄沙岗多，低产原因是干旱，
要夺高产咱们必须打井治沙丘。
玉秋我越讲越激动，
社员们心情振奋增了劲头，
老贫农赵大爷一听抿嘴乐，
玉秋你这话说到了咱心里头。
黄沙岗若是有了水，
改土造田那可有干头！
玉秋我一旁开了口，
赵大爷那就请您当参谋。
赵大爷连说好好好，
我一定和大家一起把黄沙岗子变绿洲。
紧接着老支书又因势利导把劲鼓，
说咱学大寨不能慢悠悠。
要变冬闲为冬忙说干就干，
咱们要顶风逆水开快舟。
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声如雷吼，
齐说大干快变不能等候！
第二天镐舞锹飞红旗抖，
全体社员龙腾虎跃战沙丘。
沙岗顶上树井架，

准备停当就下了钻头。
玉秋我担当打井指挥领头干，
大家伙你追我赶争上游。
一连奋战半个月，
换了六个大钻头。
打进八十米，
接上十节轴。
眼瞅着清水就要往上冒，
忽然间流沙片土搅成粥，
糊得钻头转不动，
钻杆要断直颤悠。
急得社员直搓手，
我心里也似火浇油。
关键时刻须冷静我把群众找，
请大家在一起群策群力献计谋。
就这时有两个人往一块凑，
还招呼两个小青年一同往边溜。
有一个人还悄悄地直摆手，
意思是叫小声说话压低音喉。
不一会就听他好象在念咒，
满腹牢骚喋喋不休：
说什么黄沙岗上若能打出水，
云彩顶上就能盖高楼；
玉秋那小丫头竟领着大伙瞎闯乱走，
怎么能不碰南墙不撞头，

这若是拉沙街里卖，
我保证你们增加收入都来“油”。
沙泥鳅的话刚刚说出口，
一边站起了战相楼，
这人是富裕中农专往钱上使劲，
大家都叫他“占香油”。
他说老沙这话一点也不谬，
(白) 真要这么干嘛，
那吃吃喝喝准不愁。
接着他把身子一扭，
要去跟大伙说说赶快住手把活收。
“占香油”转身刚要走，
那边可吓坏了沙泥鳅！
沙泥鳅急忙上前拉住“占香油”的手，
“占香油”说沙泥鳅你扯扯拉拉这是要的什么猴？
沙泥鳅说你若是这么整那可够我受，
什么事都得慢慢来，悄悄干，方式方法要讲究。
沙泥鳅正在告诉“占香油”不能明显去暴露，
从前面走来了英姿飒爽的岳玉秋。
沙泥鳅一看想要走，
“占香油”躲在他的身后头。
玉秋我闪二目把他俩瞅，
沙泥鳅假装没事蹲在地上把鞋抿。
我问他俩为啥脱离集体旁观袖手？
我问他俩为啥专往一边溜？

沙泥鳅说他们也正把办法凑，
“占香油”也结结巴巴说是在研究。
我叫他俩把研究的方案摆一摆，
霎时间他俩嘴里好象塞了棉花球。
在这时后面站起了陈小六，
当面揭露了骗人的沙泥鳅外带“占香油”。
“占香油”一听就好象有个炸雷轰脑后，
沙泥鳅觉着他的腿肚子好象转了轴。
玉秋我单刀直入把沙泥鳅问：
你为啥在这儿涣散人心要阴谋？
只见他脸淌冷汗强装笑，
说今后一定好好改造——干活要赛过牛。
这时候全体社员都来到，
狠狠地批评了沙大接。
接着大家提出了治流沙的几种方案，
最好是用碱土那玩艺又粘又稠。
我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立即动手，
赶车拉碱土运上沙丘。
直干到天已傍晚日头落后，
社员们才回家吃饭把工收。
玉秋我留下了几名社员在工地看守，
为的是轮流护井防寒流。
夜深人静我手拿工具去清理井口，
朦胧中见一个东西鬼鬼祟祟，藏藏躲躲，躲躲藏藏，停
停走走，走走又停留，一个劲儿直往工地这边溜。

我依在树后仔细看，
原来是那小耳兜兜，小嘴揪揪，小眼睛眍䁖，小鼻子抽
抽的沙泥鳅。
黄鼠狼出洞没有好事，
沙泥鳅半夜上工地决不是好来头。
文化大革命后他虽然表面老实装死狗，
可是暗地里竟扇阴风点邪火到处浇油。
这几天一下钢钻他就往前凑，
两只眼总往钻头上溜。
说什么脏活累活利于改造，
一有机会就在钻头上摸摸搜搜。
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通过今天的事情，他要干啥已露苗头。
想到此我躲到井架后，
看他从葫芦里要倒什么油。
只见沙泥鳅咕咕容容爬到井口，
伸长耳朵听听四周，
四顾无人他动了手，
松完铆钉又拧钻头，
我猛地一下冲过去，
大喝一声沙泥鳅！
吓得他妈呀一声撒了手，
大钻头砸了他的脚趾头。
他顾不得疼痛回过头去正想跑，
围上来老支书、小虎子、二妞和大刘。

沙泥鳅又吓得往后退，
一下退到稀泥沟。
脚一滑，腿一抽，仰面朝天摔了一个大跟头，
嘿！沙泥鳅可活象一条死泥鳅。
第二天在工地召开了现场批斗会，
批斗了破坏分子沙泥鳅。
大批判的声浪如雷吼，
社员们个个举起了愤怒拳头！
战相楼这次也积极参加来战斗，
大胆揭发了怂恿他干坏事的沙泥鳅。
沙泥鳅交代了他犯罪的根由和经过，
就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跟造反派结了仇！
他想通过破坏打井使人心涣散，
从再挑拨群众，设法搞掉我玉秋。
他想只要这一招能够得手，
也就算解了他那心头仇。
社员们说他这是狂犬吠日白费劲，
复辟的美梦只不过是海市蜃楼。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们坚决来捍卫，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永远前进不停留。
借大批判的东风增添千钧力，
打出的机井遍沙丘。
我带领着社员连续奋战整三载，
夺得了这满山飘香五谷熟。
玉秋我拎锹渠上走，

眼前的景色喜心头：
看今朝一杆杆红旗招展美如画，
望机井一口口喷吐银花漫山流，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丰硕果，
万里江山披彩绸！

瑞 雪 红 梅

明水县 马国良

红旗飘飘映朝晖，
批林批孔战鼓擂。
迎接生产新跃进，
水利工地凯歌飞。

(白) 我，下乡知识青年薛红梅，五年前来到这山村插队，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上了大队党支部。昨晚支部开会，又确定我为改土造田总指挥。大干快变记心内，风吹浪打头不回。

晨风阵阵雪花飞，
跃进战鼓耳边催。
改天换地治山水，
大干一冬迎春回。
红梅我乐得闭不上嘴，
奋力抡起开山锤。
一连气百八十下不觉累，
擦把热汗望周围：
看左边，人欢马跃鞭声脆，
看右边，开山崩石滚惊雷。
看下边，运土的小伙子挑担排成队，

看上边，姑娘们装土的铁锨上下飞。
往前看，公社远景多壮美，
往后看，江山万里尽朝晖。
红梅我前后左右看个遍，
怎不见铁木工厂大老裴？
为改土需要有个小烘炉建到工地内，
我已经和老裴说过好几回。

(白) 赵主任！

你先领着打炮眼，

(白) 刘排长！

你继续领着把车推。

红梅我撂下大锤忙回队，
一溜小跑快如飞。

眨眼间来到队办工厂院子内，
急忙伸手把门推。

进门来却不见老裴在屋内，
崔大叔说他去取原料马上就回。
快说说改土进度怎么样？
看把你忙得饭顾不得吃，觉顾不得睡，起早又贪黑。

(白) 大叔！

咱大队今天奋战老龙嘴，
社员们改土造田显神威。
可就是镐尖断了需要淬火，
钎子秃了需要加热打锤。
我想把咱烘炉工作地址挪挪位，

来一个人上工地服务巡回。
崔大叔点头说我想得对，
这时候外面走回队长老裴。

(白) 红梅呀!

马上就要加工菜刀给外队，
你对我说的事暂时推一推。
这笔收入可胜过平常两三倍，
到手的肥肉哪能不往嘴里塞。
需要修理的钎镐拿进厂内，
只不过里外齐忙多加几锤。
我一听这话觉得不对，
急忙开口叫老裴：
到工地十里开外隔山越水，
来来往往时间挤没。
改土造田的前进速度要加倍，
暂时得把副业生产往后推一推。
你想想队办工厂要是抛了队，
岂不是五·七路上脱了轨?
老裴他听了这话一拍大腿，
说我年令小头脑单纯还欠思维，
搞收入也是为了队，
有什么脱轨不脱轨?
这批活挣钱多如同白给，
到年终收入多谁不夸你薛红梅!
老裴他为赚钱不管错对，

我必须指出要害叫他把头回。

(白) 老裴呀!

咱们搞副业要看方向对不对，
为增加收入怎能不分是和非?
大干社会主义我举双臂，
可不能容许为抓钱挤掉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历史
车轮往回推。

(白) 啊!

老裴他一听这话不对口胃，
矛头直指我红梅：
明明是一片好心硬当驴肝肺，
还把那大帽子给我扣一堆。
多挣钱也不揣进我的腰包内……
气得在一旁的崔大叔胡子直撅两眼圆睁叫老裴：
依我看红梅丫头话说得对，
小烘炉要为农业把全力来发挥。
王大力、赵小兰也都插上嘴，
说老裴要那样做确实理亏。

(白) 好了! 好了!

既然是你们大伙都认为我不对，
我何必横把竖挡放好不为?
也不是装车挑土我不“顶对”，
从今天就把烘炉让给你红梅。
老裴他一甩袖子前去老龙嘴，

(白) 裴队长! 裴队长!

红梅我要帮助老裴不能心灰!
老裴他是块生铁又硬又脆，
还需要加高温、巧蘸水，耐心、准确再加重锤。

(白) 大叔、大力、小兰!

我想把小烘炉往爬犁上垒，
来一个活动的小烘炉到工地服务巡回。

大家齐说对，对，对!

接着是紧和沙泥又把砖推。

块块砖夹杂着前进倒退，
锨锨泥饱含着路线是非。

垒烘炉红梅我累得脸淌汗水，
崔大叔前前后后担当指挥。

不一会就把活动的小烘炉垒完备，
大家伙齐心合力有拉又有推。

咱不说小烘炉停在工地内，
再表表副业队长大老裴。

老裴他一怒之下来到老龙嘴，
社员们见他来齐把手挥。

这个说快溜给我钢钢镐，
那个喊给我钎子加加锤。

老裴他见此情有点后悔，
忙抡起大铁锤就把钎子擂。

猛觉得在后面有人一“碓”，
回头看原来是孩子他二表舅的镐尖已磨没。

(白) 老裴呀，

你真对上级的指示加深了领会，
行动上大干快变没白吹。
为钢镐磨钎你服务到工地内，
抽空还帮打炮眼抡大锤。
干活你一个顶了好几位，
我真得好好学学你老裴。

(台) 那，那，那……

(白) 嘿！谦虚什么？

你看那活动烘炉已到工地内，
红梅正叫你老裴。

快把我这家巴什拿去淬淬火，

(台) 唉！

怎么一夸你脸就红了这点象谁？

老裴一时之间难张嘴，

正这时忽听红梅叫老裴，他扛起工具急忙奔过去，才算
给他解了围。

老裴他来到红梅跟前又愧又悔，

眼望烘炉叫红梅：

在事实面前我看出了错和对，

坚决以实际行动狠批林贼。

红梅一听喜心内，

面对老裴笑微微：

党的基本路线深刻领会，

工作中事事处处要分清是和非。

掌钳锻件要夹住部位，